

郭小川纪念文集

郭小林 编著

作家出版社

一个
人
和
一个
时代




郭小川纪念文集

郭小林 编著

作家出版社

个人和时代



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个人和一个时代：郭小川纪念文集/郭小林编.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9

ISBN 978 - 7 - 5063 - 4917 - 8

I. —… II. 郭… III. 郭小川 (1919 ~ 1976) - 纪念文集 IV. K825.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53812 号

一个人和一个时代：郭小川纪念文集

编者：郭小林 郭晓惠

责任编辑：罗静文

装帧设计：吴文越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125

电话传真：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70 × 230

字数：380 千

印张：20.5

版次：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917 - 8

总定价：88.00 元 (全二册)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102 永远新鲜的记忆 / 杨匡满
108 想起了《秋歌》…… / 杨匡汉 杨匡满
113 战士的性格 / 丁宁
119 真正的战士 / 吉学霏
123 想起郭小川 / 阎纲
126 秋日记事 / 周明
131 秋深念诗魂 / 敏歧
140 忆念中的诗人小川 / 吴泰昌
143 郭小川在干校 / 李昌荣
147 鼓浪屿上觅诗魂 / 罗达成
151 走进团泊洼的秋天 / 刘小珊
156 “小川”是大川 / 顾绛
159 为了忘却的纪念 / 王久辛
161 郭小川剪影 / 周艾文
164 诗魂琐忆 / 邹正贤
172 郭小川在未名湖畔 / 郑蔚柯
175 我心目中的郭叔叔 / 徐寒梅口述 郭晓惠记录整理

第二辑 亲人的追思

- 184 忆小川 / 杜惠
190 恋歌 / 杜惠
208 杜惠忆小川二三事 / 杜惠口述 郭小林记录整理
216 对床夜雨 / 郭小林
228 凭吊团泊洼 / 郭小林
233 泪捶绝壁 / 郭小林
247 以人民的意志为依归 / 郭小林
252 郭小川借调国家体委 / 郭小林
262 心痛的回忆 / 郭岭梅
274 父亲的全集 / 郭晓惠
277 与父亲的对话 / 郭晓惠
284 父亲的另一种文字 / 郭晓惠
286 《一个和八个》：郭小川的半生心结 / 郭晓惠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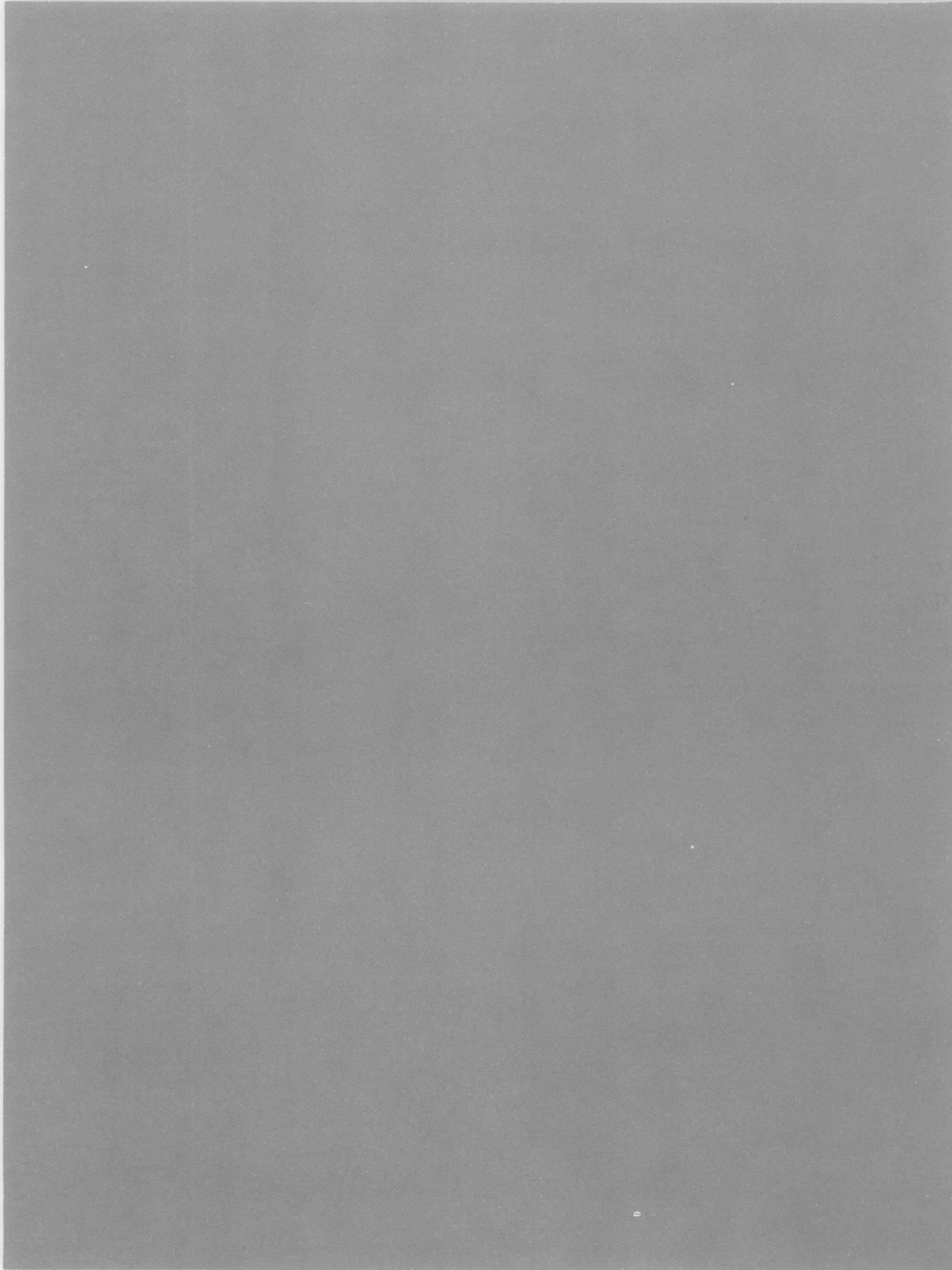
第一辑 无尽的怀念

- 11 论郭小川 / 姚鼐菲
- 12 怀念郭小川 / 冰心
- 14 如果他活到现在 / 臧克家
- 15 岁暮怀小川 / 西散
- 20 忆郭小川 / 孙犁
- 23 哀诗魂（诗） / 公文
- 30 郭小川十三年祭 / 阮章竞
- 32 怀念郭小川 / 史贻
- 34 从《晨歌》到《秋歌》 / 张沛
- 38 忆郭小川写诗 / 韦群言
- 43 关于郭小川同志二三事 / 黄秋耘
- 45 我与郭小川在改造与被改造的日子里 / 冰散
- 48 诗人郭小川的秋天 / 金风
- 55 诗人，战士 / 殷寥
- 58 回忆我和郭小川的一些接触 / 张小璋
- 61 一颗心似火，三寸笔如枪 / 杨晓东
- 68 难忘的相逢 / 井楷
- 71 永远年轻 / 毕德培
- 79 团泊洼的日子 / 钟灵
- 82 我的思念在新侨饭店门口徘徊 / 孙友田
- 86 桃溪水月 / 严阵
- 90 一条路，一条激流滚滚的大江 / 李瑛
- 93 我所知道的郭小川 / 胡原
- 97 和小川相处的日子 / 梅白

第三辑 在《郭小川全集》首发式上的发言

- 293 真实的郭小川/邵燕祥
295 郭小川的意义/谢冕
297 在《郭小川全集》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钱理群
299 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秦晖
301 《郭小川全集》的意义/洪子诚
305 祝贺《郭小川全集》出版/张炯
307 一个真正的诗人/王富仁
309 真诚的人的全真文本/杨匡汉
312 把真实还给历史/駸烈山
314 我们这一代与郭小川的精神联系/白桦
315 《郭小川全集》的两重意义/丁东 邢小群
318 《郭小川全集》的价值/谢泳
320 恍若隔世/孙郁
322 郭小川的价值/龙子仲

后 记



一个人和一个时代

郭小川 纪念文集

第1辑

无尽的怀念

论郭小川^①

胡耀邦

悼词肯定了郭小川同志写了不少歌颂党、歌颂革命的好作品；悼词还强调指明，郭小川同志曾经同四人帮作过斗争，而四人帮以莫须有的罪名对他进行排斥和打击。我认为，这是对郭小川同志的基本评价。一个革命者，最后取得这样的评价，是很不容易的，是难能可贵的。请你想一想：在我们这一代人中，真正在自己的一生中为党为人民写出了不少好作品的人，并且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里同四人帮真正作过斗争的人究竟有多少啊。悼词是不是还可以多写一些话，是不是还可以评价得更高些？这当然是可以再讨论的问题。但我认为，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对一个人的评价是否基本正确或基本不正确。或者说，是否基本上符合客观的历史实际。基本上对了，也就可以了。如果是坏人，硬把他美化为好人，行吗？如果是好人，硬把他丑化为不好的人，行吗？即使暂时歪曲了，能长久吗？根据这个道理，你还可以往下想：革命队伍中，对一个人，生前往往有这样那样的鉴定，死后往往有这样那样的评论，有时对了，有时错了，有时高了，有时低了，可靠吗？可信吗？又可靠可信，又不可靠不可信，因为鉴定评论，终归要人民、要群众、要子孙后代来做。群众、人民、子孙后代并不记得什么鉴定和悼词，记得的是那些有血有肉的史实。他们把仇恨刻在心中，也把怀念刻在心中。郭小川同志是有许许多多的人怀念他的。因为他是党的、人民的好儿子。

我没有参加他的追悼会，但是我深切地怀念他。因为他确实是我们党、我国人民的好儿子。

1978年3月19日

^① 摘自胡耀邦给鄧小林的信

怀念郭小川

冰心

我和郭小川熟悉，是在一九五五年他在中国作协当党组副书记的时候。我们曾一同参加过一九五八年八月在苏联塔什干召开的“亚非作家会议”。他似乎从未没有称呼我“同志”，只叫“谢大姐”。我对他也像对待自己的亲弟弟一样的爱怜。我觉得他在同时的作家群中，特别显得年轻、活泼、多产、才华横溢。关于他的诗作，读者们早有定论。关于新诗，我又早已是个“落伍者”，在此就不多说了。我只想讲些我和他两人之间的一些事情。

十年浩劫期间，作协的“黑帮”们都囚禁在文联大楼里，不准回家，每天除了受批挨斗外（我是比较轻松的，因为在我上面还有“四条汉子”以及刘白羽等大人物！我每次只是陪斗）。就坐在书桌旁学习毛主席著作。我是一边看书，一边手里还编织一些最不动脑筋的小毛活，如用拆洗后的旧毛线替我的第三代的孩子们织些小毛袜之类。小川看见了，一天过来对我说：“大姐，你也替我织一双毛袜吧。”我笑了，说：“行，不过你要去买点新毛线，颜色你自己挑吧。”第二天他就拿来几两灰色的毛线，还帮我绕成圆球，我立刻动手织起来。一天后织好交给他，他就在我面前脱下鞋子，把毛袜套在线袜上，笑着说：“真合适，又暖和，谢谢大姐了。”这是我一生中除了家人以外，替朋友做的唯一的一件活计！

大约是一九六九年以后吧，作协全体同志都被下放到湖北的咸宁干校去劳动改造。我们这一批“老弱病残”如张天翼、陈白尘等人和我下去得最晚。小川虽然年轻，但是他有肝炎，血压又高，还有牙周炎，属于病残一类，当然也和我们在一起；直到林彪第一号命令下来（总是六十年代末吧），连“老弱病残”也不准留在北京了，而郭小川和我却因为要继续在医院拔牙，直到一九七〇年元旦刚过才从北京出发，我记得我们两家的家属都到车站送行。

我永远也忘不了，我们中途到了武昌，住在一处招待所里，那时正是新年，人们都回家过年去了，招待所里空荡荡的。只因为我们来了，才留下了一位所长和一位炊事员。晚饭后孤坐相对，小川却兴奋地向我倾吐了他一生的遭遇。他是河北人，在北京蒙藏中学上过学，还是他当教员的父亲千方百计替他弄进去的。他因为年纪小，受尽了同学们的欺负，再大一点，他便在山西打过游击。一九四〇年底他到了延安，进过研究院，听过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最后的讲话，以后就一直过着宣传和记者的生涯……他滔滔不绝地讲到了中夜，还是因为我怕他又犯高血压的毛

病，催他去睡，他才恋恋不舍地走进他屋里去。

我们在武昌还到医院里去治牙。从医院出来，他对我抱怨说：“你的那位大夫真好，你根本没哼过一声。我的这个大夫好狠呵，把我弄得痛死了！”

我们在武昌把所有的冬衣、雨衣、大衣都套起穿在身上，背着简单的行李，在泥泞的路上，从武昌走到咸宁，当我们累得要死的时候，作协来接我们的同志，却都笑着称我们为“无耻（齿）之人”，这又把我们逗笑了。

我到咸宁作协干校不到一个月，就被调到湖北沙洋中央民族学院的干校去了，从此便和小川失去了联系。

以后的关于小川的消息都是从朋友们的口中知道的：说是他写了什么诗触怒了江青，被押到了团泊洼；一九七五年十月，中央专案组派人到团泊洼，澄清了他的问题，回到北京；十一月他到了河南林县；一九七六年一月九日他从广播里听到了周总理逝世的消息，“哭得几乎起不了床”，他写了一首《痛悼敬爱的周总理》的诗，印了许多份，散发给了许多朋友；十月十七日他听到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欣喜若狂，以上这些都是我能想象到的。意外的是就在当年的十月十八日凌晨，不幸发现他在服安眠药后点火吸烟，卧具着了火，竟至自焚而逝！

小川逝世后，他的儿子和女儿曾来过我家里，我的眼泪早已流尽，对着这两个英俊聪明的孩子，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1989年11月14日

原载《中国作家》1990年第2期

如果他活到现在

——郭小川同志诞辰七十周年纪念

臧克家

小川同志，不论作为战士、作为诗人、作为朋友，都是令我赞誉而钦佩的！

作为战士，几十年来，出死入生，终于为革命而献身。

作为诗人，站在时代前头，与人民结同心，激昂高歌，振奋人心！美愿如花，结成累累硕果。

作为朋友，慷慨豪爽，热情而亲切；责己以严，待人以宽。

他以他的行动、他的创作，他以他划分敌我的严正态度，昭告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如何做人？如何为文？如何择友？

革命的人，才能写出革命的诗！在现况之下，小川的作品，会起到令人反思、令人惭愧，令人鼓舞的巨大作用！

我，再过一个多月，将进入八十五岁生命之途程了。年虽长，愧无报效！志同道合，有小川同志这样一位同志，一位诗友，我是引为光荣的！

我想，如果他活到现在，一定会有许多高质量的佳作问世的。

惜哉，惜哉！

1989年9月6日

岁暮怀小川

冯牧

一九八六年十月，有同志提醒我：“最近报刊上常常发表一些回忆文章，缅怀那些在十年浩劫中献出了自己生命的可敬的同志。你不要忘了：昨天就是你的战友郭小川离开人间的十周年，我在报刊上却没有看到一行悼念他的文字，你们不为他感到寂寞吗？”

我告诉这位同志，他想错了。我从来没有忘记这一天，小川的那些同他战斗到他生命最后一刻的朋友们，也没有忘记这一天。因为，作为一个充满了青春活力的诗人郭小川，时刻都活在朋友们的心中。我们时常想起他：我们在欢快地友好聚会时想起他，我们在面临新的困难的时候想起他；甚至，当我们为当今诗坛上的某些令人关注的文学现象而思考时也会想起他。我常常从朋友们口中（有时也从我心中）听到这句话：假如小川还活着……

然而这样的假设是毫无意义的。我深知并且深信：假如小川还活着，郭小川还是郭小川。郭小川在我心中永远不会变成一个头上戴着光环的、高踞于众生之上的完人，永远不会失去从他青年时代起便使我感到欣悦的那种蓬勃的朝气和炽烈的热情——这种朝气和热情同他永远对生活怀有信心，永远对于他所献身的进步事业充满了挚爱之情是分不开的。小川是我的同龄人。他的才华有时使我赞叹；但他的和他年龄不大相称的天真与粗率有时也使我感到惊异。他有着和我类似的生活经历。我们都是在“一二九”运动当中开始走上自己的革命道路和文学道路的。但他有着比我丰富得多的革命实践工作经验：他做过部队政工干部，二十五六岁的年龄便在解放区当过县长，办过报，做过党的工作和行政组织工作。他的革命热情和清晰的思考能力使他几乎无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都使人觉得相当干练，相当胜任愉快，游刃有余。但在我心目中，他却是一个天生的诗人材料。他的身上的那些好的素质，他的热情、敏感、精力旺盛而又富于幻想的性格，使他终于在诗歌这块领域上找到了适于自己茁壮成长的肥壤沃土。当我和他在战争期间睽别将近十载，谈到了他在五十年代创作的那些锐气逼人和光彩熠熠的诗篇之后，我当时闪过心头的第一个思想就是：小川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虽然似乎是晚了一些。

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尾声中，我遇到了一些麻烦。我在云南的某些文学界同行，总以未能在这场运动中使我成为他们手中的猎获物而感到遗憾。而我那

时正在北京进行胸部手术，面临生死关头，毫无声辩和反抗的力量，这时，在小川和作协另外一些同志的帮助下，使我得以摆脱了困境，调到了作协，并且在此后一个相当长的日子和小川过从甚密，时相交往。一直到那场几乎使我们毕生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毁于一旦的十年浩劫到来的时候，我和小川之间都保持着真诚的友情。我们并不是没有过争吵和分歧，但我们是相互信赖的，相互理解的。我曾经对他说过这样的话：“你会成为一个很了不起的诗人，但你大概很难成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对我常说的话是：“你本来应当成为一个更有成就的批评家，可惜你太缺乏斗争性，太温情主义了。”我当然不愿意在这样的问题上和他争辩什么，但我确实为他的认真而热情的语气所触动，我和他说了一句开玩笑的话：“在这一点上，我和你大约是志同道合不合的。”在那时，我常有这样的感觉：已经人到中年的小川，诗越写越好了，而且似乎还蕴蓄着无穷的潜力。我时常为此而高兴。但是，在同他频繁的交往和谈天当中，总使我有这样的感慨：在他的知人论世和判断政治风云的思想素养和他的令人欣悦乃至赞叹的艺术才华之间，还存在着某些不协调的东西。对于政治生活，他仍然常常是很天真的。他经常把许多事物想得过于美好，过于简单。他仍然十分敏锐，但有时又不免耽于幻想和轻信。因而，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旷世悲剧像漫天乌云降临到每个人头上的时候，他还时常存在着许多纯粹是出于主观臆断的幻想。直到一九六八年初，他在牛棚中有一次还悄悄对我说：“我相信情况很快会好起来，我们都是经过战争的生死考验的。”对于他的浪漫主义的天真，我只能报以苦笑。

但很快他就从沉重的打击中清醒起来了。一九六八年三月，我和侯金镜以及别的几位朋友由于暗地里诅咒过林彪、江青而又忽略了“隔墙有耳”这样的古老训诫，而被打成了“反革命”并且被隔离在作协的一间地下室。出我意外的是，小川在不久后也遭受了“隔离审查”的命运，而且和我关在一个大房间里。他和我分别睡在房中的两角，另外两个角落是两位横眉怒目的“造反派”。当小川刚被送到这个房间来，用一种惶惑不解的目光看着我的时候，一位打手就怒吼起来：

“不许说话，不许递条子，打暗号，不然可就不客气了！”

当天晚上，我就明白了这个所谓“不客气”包含了怎样的内容。他们把我带到楼上另一间封闭得很严的房中去，开始了我只能称之为兽性发泄的野蛮行动。他们知道我的左肺开过刀，已失去功能，就用拳击手的直手发拳的手法突然打我的左胸，把我打倒在地，而且连续不断地重复着这一动作……在那样的时刻，在我头脑中突然闪过了这样的思想：我要找一个离我最近的楼窗，迅速地冲出去，跳下去。但是一圈人密密地站在我周围，我只好愤怒地奋力挺立在那里，努力不让他们把我打倒。而且随即感到我刚才那种轻生的念头是错误的。在这样的时刻，我也明白了我原来想不通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许多曾经身经百战的老同志会选择自我毁灭的悲惨道路：他们不会在残暴的打击面前低头，然而他们无法容忍这种强加给他们的践